

儒、釋、道思想對蘇軾尚意書風之影響
**How Su Shi's Calligraphy trend of self- expressin was
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ism, Buddhism and Taoism**

趙太順

Joh Tae-Soon

佛光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

摘要

本文旨在說明宋代因傳統思想進入重新整合，理學昌盛，道家復起，佛學流行，三教同時盛行於當世。因而宋代的作品，都趨向於這種尚意的風尚，蘇軾受此環境影響，亦如是。故而蘇軾能在中國書法史上揮灑出一片天空，不是沒有道理的。首先蘇軾出生在一個重視文教的社會背景，文藝氣息正瀰漫著一片講求自我、發揮個人風格的心聲，君王重視藝術，再者蘇軾個人天生特質浪漫，博學多聞，不辭辛勞勤奮練習，接著他又飽受生命殘酷的玩笑，接二連三的貶謫，並沒有將他擊倒，這些林林總總的影響，使得蘇軾的胸襟更加開拓，思想境界也更加的豁達，其書法造詣更是大放光明，也促使蘇軾的書風轉向尚意的書境，馳騁古今。

【關鍵詞】 佛禪思想、書法、道家思想、儒家思想、蘇軾

一、前言

當儒、釋、道三教思想引領著宋代學術發展時，身處於當時的蘇軾，不僅對此染濡甚深，並具體化為以下形勢：任職時期，以儒家思想為主；貶居時期，則以釋、道思想為主。甚至可以說，蘇軾對儒、釋、道三教思想的運用，乃隨著生活的遭遇不同而交替使用。¹ 對此，蘇轍在為其兄蘇軾寫墓誌銘時就云：「初好賈誼，陸贄書，論古今治亂，不為空言。繼而讀《莊子》，喟然嘆息曰：『吾昔有見于中，口未能言，今見《莊子》，得吾心矣。……後讀釋氏書，深悟實相，參之孔、老，博辯無礙，浩然不見其涯也。』」² 正因蘇軾的思想容儒、釋、道於一爐，故其關於文學的主張極為風韻複雜，同樣地，其書法理論亦如是。正如同蘇軾於〈祭龍井辯才文〉³中所提出的：孔老、儒釋等學派，猶如江海歸入大海最終要統一融會。也就是說，三教之間是可以通過相互吸收，從而在思想理論上、修養方法上逐步接近或相融。

觀蘇軾一生，人生起伏不斷，除為官不斷遭受貶謫外，於家庭生活上，也屢遭喪妻、喪子之痛，然這些苦難，反促使蘇軾對人生有更豁達獨特的見解，成就了其在書法上創造出不受拘束的尚意書風。由於「豁達」、「不受拘束」，因此以往學者對蘇軾書風的認知多強調（或停留）其體現的是老莊崇尚自然的思想，認為蘇軾雖然也有儒家文藝思想的反映，如強調人格品德對書法之關係，也兼有禪宗意識的體現，如提倡空寂的創作心理，但其大量的論書是根植於道家思想的，老、莊要求絕對的自由，擺脫拘束的思想孕育了他要求自然天放、提倡無法之法的書論主張；《莊子》關於「物化」、「心齋」、「依乎天理」的主張則無疑是他分

¹王水照，《蘇軾選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頁9。

²宋·蘇轍，〈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〉，《灤城後集》，（文淵閣四庫全書·集部）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），1112冊，頁759。

³宋·蘇軾，〈祭龍井辯才文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），卷63，頁1961。

析書法創作的理論依據；他關於道與藝合的看法，顯然得力於《莊子》對自然之道的解說；其在書法風格上標舉淡薄的審美理想，也與老、莊提倡虛靜寡欲的思想有著相當的血緣關係。⁴ 但其實，蘇軾對尚意書風的追求，和莊子「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」、佛家「靈魂不滅」、儒家「建功立業、名垂青史」的觀念是一致的，也正因為有著如此的思想，影響著蘇軾的寫書風格，使其在書法學史上，縱橫古今屹立不搖。⁵而本文即秉持著此觀點，藉以說明儒、釋、道思想對蘇軾書風之影響。

二、儒學論政對蘇軾重視「書品」的影響

蘇軾身處於三教融和的北宋社會，一生徘徊於佛老式的超然物外，以及儒家式現實人生之間。不過，若以生命的比重而言，儒家思想在蘇軾腦海中仍占主導地位：「自歐陽子出，天下爭自濯墨，以通經學古為高，以救時行道為賢，以犯顏納說為忠。」⁶ 蘇軾的為人處世的確深受儒學的影響。當然，這也與蘇軾出生於儒學復興的宋代有關。⁷

據傳，蘇軾從小便已產生儒學經國濟世的思想，如其幼年時，嘗以「為范滂」為其職事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話說蘇軾母親程夫人系出名門，知書達理，軾幼時即由他的母親程夫人親自教導。某日，程夫人教蘇軾讀《後漢書·范滂傳》時，

⁴王鎮遠，《中國書法理論史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出版，1990年），頁223。

⁵除此之外，蘇軾的詩叫「蘇詩」、詞叫「蘇詞」、文叫「蘇文」、字叫「蘇字」在西湖和惠州築的堤叫「蘇堤」，就連蘇軾帶的寶塔寺的方巾，也變成了時裝叫「蘇軾巾」，足見蘇軾對後世的影響。

⁶宋·蘇軾，〈六一居士集敘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10，頁316。

⁷唐中葉迄北宋，儒家為因應佛教的盛行，於儒學史上有一波的復興運動，如北宋前期的范仲淹、歐陽修、胡瑗、孫復、石介等人繼續提倡儒家思想，其中歐陽修甚至是蘇軾的恩師。加上，宋初採重文抑武的用人政策，亦使儒學思想成為君王論政的準則。

不禁嘆息起來。原來東漢范滂受薦於朝廷，心憂邦國「登舟攬轡，有澄清天下之志」，但隨後發生黨錮之禍，范滂亦被小人陷害。在范滂被害前與母親訣別，范母對范滂說：「兒今日能與李膺、杜密齊名，死亦何恨？兒既得令名，復求壽考，何可得兼！」蘇軾讀完這段故事後，隨即問程夫人說：「軾若為滂，母許之否乎？」程夫人回答他說：「汝能為滂，吾顧不能為滂母耶？」⁸ 可知蘇軾願以天下為己任，雖遇艱厄而不悔的用世之意，在其年幼時即已表露無疑。

此外，蘇軾書卷報國的抱負，亦使其在政治上之成就，有目共睹。如嘉祐二年（A.D 1057）〈上韓太尉書〉強調三代王政之所以興，在於剛毅正直、忠恕仁厚：

及壯大，不能曉習時事，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跡，與其一時風俗之變。自三代以來，頗能論著。以為西漢之衰，其大臣守尋常，不務大略。東漢之末，士大夫多奇節，而不循正道。…古之君子，剛毅正直，而守之以寬，忠恕仁厚，而發之以義。故其在朝廷，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，戮力於王事，而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。⁹

嘉祐三年（A.D 1058）服母喪期間，曾去成都，謁見長官王素。由於王素是「慶曆新政」的中堅分子，蘇軾對其寄以厚望，因此於〈上知府王龍圖書〉曰：

國家蓄兵以衛民，而賦民以養兵，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。然而薄於養

⁸孔凡禮點校，《蘇軾年譜》（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），頁17。

⁹宋·蘇軾，〈上韓太尉書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48，頁1381~1382。

兵者，其患近而易除，厚於賦民者，其憂遠而難救。故夫庚子之小變，起於兵離，而甲午之大亂，出於民怨。由此觀之，固有本末也，而為政者，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，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憂，而有志於民者，則或因以生事，非當世大賢，孰能使之兩存而皆濟？…今之饑者待公而食，寒者待公而衣，凡民之失其所者，待公而安。…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，何施而不可，惟無忽其所以為易，而深思其所難者而稍加意焉，將天下被其澤，而何蜀之足云。¹⁰

嘉祐六年（A.D 1061），秘閣試六論，對策皆入三等。其進策共二十五篇，分策略五篇：自立自強、專人待虜、立法與任人、開功名之門、深結民心；策別一十七篇：課百官六篇、安萬民六篇、厚貨財二篇、訓兵旅三篇；策斷三篇。八年（A.D 1063），任鳳翔簽判期間，提出有關民生國事的兩篇文章，一是〈思治論〉，二是〈上韓魏公論場務書〉。熙寧二年（A.D 1069），蘇軾於居喪期滿後還朝，時王安石執政，實施新法，蘇軾慷慨陳言，力排新制。後年（A.D 1071），更上〈上神宗皇帝書〉、〈再上神宗皇帝書〉，表達制置三司條例之不當，且對於農田、免役、青苗、均輸等新法不便民之處，有諸多批判，也因此得罪王安石。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，蘇軾遂請外調，遷調杭州通判。

熙寧七年（A.D 1074）十一月初三，到密州任職。他亦惟皇命是從，一到密州就投入治蝗抗旱救災的政務中，並勤奮寫作，上書朝廷，如〈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〉、〈上文侍中論榷鹽書〉、〈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〉等書，如實匯報災情，要求減免賦稅，以紓民困，十分同情農民。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受過儒家教育，對以民為本有著深刻的理解，「有筆頭千字，胸中萬卷，致君堯舜」，「兩順

¹⁰宋·蘇軾，〈上知府王龍圖書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48，頁 1388~1389。

風調」，「民不飢寒」，這種強烈的政治情懷說明著蘇軾那儒家輔君治國、經世濟民的理想是從不改移的。¹¹

元豐二年（A.D 1079）因「烏台詩案」繫獄，元豐三年（A.D 1080）貶謫到黃州。在赴黃州途中，親眼目睹了「縣吏催錢夜打門」¹²的民間疾苦，發出了「下馬為雪詩，滿地邊種痕。佇立望原野，悲歌為黎元。」¹³的呼喊。在貶居黃州期間，「不得簽書公事」，因此從元豐三年（A.D 1080）十一月始，只得「杜門深居，馳騁翰墨」，著書立說。隔年（A.D 1081）繼貶海南，在給滕達道的信中，依然存著「雖廢棄，未忘為國家慮也」¹⁴的愛國心聲。這種「為國家慮」的思想和行動貫穿於蘇軾貶謫生活的始終。

而蘇軾在黃州期間，最令後世欽佩的品格就是，雖處閑廢地位，仍能自強不息，著書立說，「多切人事」。¹⁵ 蘇軾一生堅守儒家在侍君、做人等方面的理想和道德，不計個人的窮通得失或寵辱，卻豁達瀟灑。無論居上位，或處江湖之遠，都能做到不隨人俯仰、利祿如浮雲。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由於堅持自己的理想，不緘口隨眾，而累遭打擊，在朝憂民、在野憂君，矢志不渝。蘇軾這種幾起幾落的生活遭遇，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」，正是儒家思想的典範，亦符合孔子所言的：「犁牛之子，騂且角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？」¹⁶

¹¹饒學剛，〈蘇東坡在黃州〉（北京：京華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350。

¹²宋·蘇軾，〈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〉，《蘇軾詩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卷20，頁1029。

¹³宋·蘇軾，〈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〉，《蘇軾詩集》，卷20，頁1020。

¹⁴宋·蘇軾，〈與滕達道六十八首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（，卷51，頁1475。

¹⁵饒學剛，〈蘇東坡在黃州〉，頁42。

¹⁶〈雍也〉，《論語》，《十三經注疏本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3年），卷6，頁52。

也因為蘇軾堅守儒家的忠君愛國的觀念，因此其書法處處顯得質樸無華，而書品更是高人一等，且蘇軾亦非常重視書者的為人，如在〈書唐氏六家書後〉中，蘇軾便強調「心正則筆正」的論點：

古之論書者，兼論其平生，苟非其人，雖工不貴也。……柳少師書，本出於顏……其言心正則筆正者，非獨諷諫，理固然也。世之小人，書字雖工，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，不知人情隨想而見，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，抑真爾也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，則其人可知矣。¹⁷

又〈題子敬書云〉也提及「氣節高逸」對書品的重要：

子敬雖無過人事業，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，竟不敢發口，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，此書一卷尤可愛。¹⁸

無怪乎黃庭堅在〈跋東坡墨迹〉中要說：

至於筆圓而韻勝，挾以文章妙天下，忠義貫日月之氣。本朝善書，自當推為第一。¹⁹

¹⁷宋·蘇軾，〈書唐氏六家書後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69，頁 2206。

¹⁸宋·蘇軾，〈題字敬書〉，《東坡題跋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71 年 1），卷 4，頁 199。

¹⁹宋·黃庭堅，〈跋東坡墨迹〉，《山谷題跋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71 年），卷 5，頁 134。

此言所稱不假，因為有高超的氣節，所以觀其書更覺充斥著浩然正氣。

再者，蘇軾因為對於儒教中，修身養性勤奮惕厲的精神所鼓勵，因此飽讀詩書，所以其下起筆來，常有若神助，他常說：「退筆如山未足珍，讀書萬卷始通神。」²⁰ 而黃庭堅在〈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後〉中也說：「余謂東坡書，學問文章之氣，鬱鬱芊芊，發於筆墨之間，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。」²¹ 而蘇轍在〈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〉要提及蘇軾生平事蹟是：「幼而好學，老而不倦，自言不及晉人，至唐褚、薛、顏、柳，彷彿近之。」²² 從這些地方都不難看出蘇軾書法造詣備受儒學影響的身影。

三、佛禪思想對蘇軾主張「無意」的影響

宋代佛教主要表現的形式之一，即士大夫的參禪佛學。而士大夫學佛，首先必需與禪僧及其禪學發生關係，形成宋代士大夫禪學發達的基本條件。²³ 同屬時代的蘇軾亦如是，甚至可以說「參禪」是其佛學思想的基礎所在，如其就嘗說：「暫借好詩消永夜，每逢佳處輒參禪。」²⁴ 意思是說，好詩就應該與禪連繫在一起。此外，蘇軾的〈赤壁賦〉也因為引入禪的意境，顯的自然、樸實、幽遠；〈題西林壁〉詩則是把宇宙融為一體，充分表現了作者對禪的深刻體驗。²⁵

²⁰宋·蘇軾，〈柳氏二外甥求筆迹二首〉，《蘇軾詩集》，卷 11，頁 542。

²¹宋·黃庭堅，〈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後〉，《山谷題跋》，卷 5，頁 139。

²²宋·蘇轍，《灤城後集》，〈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〉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·集部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 年），1112 冊，頁 759。

²³潘桂明，《中國居士佛教史》（下）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0 年），頁 561。

²⁴宋·蘇軾，〈答李端叔書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49，頁 1432。

²⁵潘桂明，《石門文字禪》，《中國居士佛教史》（下），卷 19，頁 568。

雖然吾人熟知蘇軾學通儒、釋，但需指出的是，造就其文學作品達到很高的境界並非雜通，而是尋求儒學與佛法的觀點一致，以達融通、貫通。熟識蘇軾之學的秦觀就曾指出：「東坡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，其次則器足以任重，識足以致遠。」²⁶ 所謂「性命自得之際」，指的便是儒、釋融合的功夫。²⁷ 但可追問的是，蘇軾年少時接受的是儒家思想，又強調儒學論政，因此蘇軾會與釋家結緣，只強調士大夫參禪佛學此一時代背景是不足的。眾多資料指出，蘇軾學佛其實與家庭信仰脫不了關係，尤其是受到其父、母親的影響。

蘇軾的父親蘇洵治學雖以儒學為宗，然其確曾經歷初舉進士不中的窘境，從而至潯陽，登廬山，參謁圓通寺居訥禪師，得其法要。也因此，蘇洵不僅不排斥佛教，並長期和高僧往來，且經常出入寺宇，結交蜀地出身的名僧除雲門宗圓通居訥尚有寶月大師惟簡（A.D 1012- 1095）。此外，蘇洵曾著《彭州圓覺院記》，對唐代以後佛教僧侶「求之於吾士大夫之間者，往往自叛其師」的行徑深表不滿，而對那些始終「不以叛其師」、堅守佛道者則予以熱情表彰，可以看出，他是從儒家的忠孝觀念來看待釋子的道德行為。²⁸ 至於蘇軾的母親除世出名門外，更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，崇信三寶、家藏十六羅漢像，每設茶供，則化為白乳。蘇軾〈十八大阿羅漢頌·第十八尊者〉便頌曰：

²⁶宋·秦觀，〈答傅彬老簡〉，《淮海集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4年），卷30。

²⁷蘇軾〈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〉說「吾學非佛者，不知其所自入，獨聞之孔子曰：『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：思無邪！』夫有思皆邪也，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，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？無思而非土木乎？嗚呼！吾老矣，安得數年之暇，托於佛僧之宇，盡發其書，以無所思心，會如來意，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。」其〈思無邪齋銘〉又寫道：「吾何自得道？其唯有思而無所思乎！於是幅巾危坐，終日不言，明目直視而無所見，攝心正念而無所覺，於是得道。乃銘其齋曰思無邪。」將儒家「思無邪」與禪家「攝心正念」統一起來，化為「有思而無所思」的心性理論和實踐，這正是蘇軾長期受儒、釋並進的重大收穫。

²⁸潘桂明，《中國居士佛教史》（下），頁513。

軾家藏十六羅漢像，每設茶供，則化為白乳，或凝為雪花桃李芍藥，僅可指名。²⁹

由於蘇軾因父母都侍奉佛教，故在父母去世後，蘇軾將他們平生所愛之物全部施捨寺院。〈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〉云：

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，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，皆性仁行廉，崇信三寶，捐館之日，追述遺意，捨所愛作佛事，雖力有所止，而志則無盡。

30

至此可知，蘇軾從小即生活於佛教信仰氛圍的家庭中，難免受到佛學的薰染。也因此，蘇軾其前後所娶的夫人都是佛教徒。像繼室王氏就是虔誠的佛教徒，臨終舍所用，命其子畫阿彌陀佛像，像成後，蘇軾親自撰〈阿彌陀佛贊〉。³¹ 蘇軾之妾朝雲「嘗從泗上比丘義沖學佛，亦略聞大義，且死，誦《金剛經》四句偈而絕」。

32

同樣地，蘇軾的弟弟蘇轍亦生長於此家庭，對於佛學亦有涉略。所以兩人在遭遇人生困境時，相互以佛學互相安慰。如元豐六年（A.D 1083）三月，蘇軾貶黃州時曾與轍討論佛法，〈與子由弟〉就云：

²⁹宋·蘇軾，〈十八大阿羅漢頌·第十八尊者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20，頁591。

³⁰宋·蘇軾，〈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19，頁578。

³¹宋·蘇軾，〈阿彌陀佛贊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21，頁619。

³²周偉民、唐玲玲合著，《蘇軾思想研究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163。

故凡學者，但當觀心除愛，自麤及細，念念不忘，會作一日，得無所除，弟以教我者是如此否？因見二偈警策，孔君不覺悚然，更以問之。³³

而蘇轍則回以「本覺必明，無明明覺」³⁴，此事蘇軾日後亦於〈思無邪齋銘〉強調之。由此可見，兄弟倆常互相研討佛理，蘇轍在蘇軾習佛的過程中同時給予深刻的影響。

不過值得注意的是，蘇軾對於佛學思想採取的是理性態度，並非一味的遁世而往往勇於面對現實的社會人生，這與其能有取有捨地統合儒、釋兩家之學有關。亦即，蘇軾以儒家的人世精神和理性態度看待佛教，又以佛家的無畏精神和超越理念面對人生。如蘇軾曾作〈阿彌陀佛頌〉和〈阿彌陀佛贊〉，³⁵前者是為其亡母程氏而撰，「以荐父母冥福」，而其時杭州圓照律師正普勸道俗，「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」³⁶；後者則為其亡妻王氏而作，以應王氏臨終遺言。程、王二氏皆有淨土信仰，蘇軾之作主要為滿足二氏生前願望，並不表示他主動接受西方淨土信仰。所以蘇軾曾說：「吾嘗究其語矣，大抵務為不可知，設械以應敵，匿形以備敗，窘則墮滉漾中，不可捕捉，如是而已矣。」³⁷從這裡可以看出他並非盲目的信仰。

³³宋·蘇軾，〈與子由弟書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60 頁 1834。

³⁴宋·蘇軾，〈思無邪齋銘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19，頁 574。

³⁵宋·蘇軾，〈阿彌陀佛頌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20 頁 585。

³⁶宋·蘇軾，〈阿彌陀佛贊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21，頁 619。

³⁷宋·蘇軾，〈中和盛相院紀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12。

正因為蘇軾對於佛學的態度，只是把佛教當做生活哲學來看待，故自然地把佛理和「意境」相互融合，追求「靈魂不滅」。如蘇軾就曾自認是僧人轉世，話說蘇軾倅杭時，有次與佛印禪師同遊壽星寺，雖未來過，但總覺景物眼熟。因此在元豐四年（A.D 1081）十二月，〈答陳師仲主簿書〉曰：

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，而其人至今見念，而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，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。在杭州嘗遊壽星院，入門便悟曾到，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，故詩中嘗有「前生已到」之語。³⁸

甚至在其南遷貶謫的生活，曾感歎曰：「我本修行人，三世積精鍊，中間一念失，受此百年譴。」³⁹這是蘇軾認為前身係「戒和尚」之故，因早歲未能遁跡山林，參禪理佛，以致身受罪孽。紹聖二年（A.D 1095）五月，〈與南華辯老〉曰：「竄逐流離，愧見方外人之舊，達觀一視，延館加厚，洗心歸依，得見祖師。」⁴⁰蘇軾學佛禪體悟「人生似幻化，終當歸空無」，所以他愈加的隨遇而安，也更覺海闊天空了。

另一方面，禪宗講究的是屏除外界和內在的干擾，讓內心空無清靜，讓自己「明心見性」，觀照到自己的本性。因此，蘇軾研讀佛經後，對「空」亦有所體悟：

³⁸宋·蘇軾，〈答陳師仲主簿書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49，頁 1428~1429。

³⁹宋·蘇軾，〈南華寺〉，《蘇軾詩集》，卷 38，頁 2060。

⁴⁰宋·蘇軾，〈與南華辯老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61，頁 1871。

無我無慾心則休息，自然清靜而得解脫，是名曰「空」。⁴¹

甚至蘇軾也將「空」、「無」、「靜」的心境融入文藝創作之中：

欲令詩句妙，無厭空與靜；靜故瞭群動，空故納萬境。⁴²

不但寫詩要保持心中的「空」、「無」、「靜」，寫法也要求「無法」、「無意」，所以也使蘇軾產生出「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」的理念。這種心中的「空」、「無」表現在行動上，即是：

心忘其手，手忘筆，筆自落紙非我使。⁴³

其實，蘇軾所謂的「無法」、「無意」這並不是真的指心中空無一物，主要目的是讓意識保持澄淨，以符合當下的「意境」。因「禪」的本義就是沈思，它要求參禪者通過冥思苦想，直指本心，求得頓悟以達到「物我兩忘」的虛明澄靜之境。當然也由於禪宗是種由外來佛教與本土的儒、道和一發展起來的宗派，使本來就有儒、道思想淵源的蘇軾對它產生了親和感。因此蘇軾論藝最重神氣而不求形似，論書強調創作者的心態與藝術精神，不斷於規矩法式，在在表現出其對「尚意」的主張。如同時人黃庭堅所言：「蓋字中無筆，如禪句中無眼，非深解宗理

⁴¹宋·蘇軾，〈佛說聖法印經〉，《蘇東坡全集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96年），卷5，頁94。

⁴²宋·蘇軾，〈送參寥師〉，《蘇東坡全集》，卷10，頁150。

⁴³宋·蘇軾，〈小篆般若心經贊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21，頁618。

者，未易及此。」⁴⁴ 就是說，要理解書法中的玄奧，就要對禪家的宗趣有深刻的認識。

而蘇軾書風受佛禪思想的影響，以及從中引生出的書法理論，亦深深影響著後世，誠如清朝姚孟起在《字學臆參》中所述及：「一部《金剛經》專為眾生說法，而又教人離相，學古人書是聽佛說法也。」又云：「離形得似，書家上乘，此中消息甚微。」⁴⁵《金剛經》教人心中不要糾結在外物的有形的相上面，這樣才能成佛。佛法通於書法，要以自己的性靈去通會它，不要老是停留在具體的點畫形態上，這也就是佛所說的心中處處離開各種形象，如果作到這樣，就是找到了書法的成功之路了。⁴⁶

另外姚孟起《字學臆參》說：「《金剛經》云：『非法，非非法。』悟得此訣，何患食古不化？」⁴⁷禪理通於書理，學書最高境界應是忘了法度的「非法」，但這「非法」又不是沒有說絕對沒有法，法還是有的，所以說「非非法」。⁴⁸用蘇軾的說法即是「出於新意於法度之中，寄妙理於豪放之外。」⁴⁹

總之，禪與書在宋代的相互結合，對書法的影響是尤其深遠的，它為尚意提供了哲學上的理論依據，使書法體現出明顯的禪學痕跡，這也就是何以蘇軾要提

⁴⁴宋·黃庭堅，〈論寫字法〉，《山谷題跋》，卷7，頁203。

⁴⁵清·姚孟起，《字學臆參》，收錄於明清書法論文集（上海，上海書店，1994年）。

⁴⁶《書譜》（香港：書譜出版社，1975年10月），第6期，頁70。

⁴⁷清·姚孟起，《字學臆參》。

⁴⁸《書譜》，第6期，頁70。

⁴⁹宋·蘇軾，〈書吳道子畫後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70，頁2210。

出：「吾雖不善書，曉書莫如我。苟能通其意，嘗謂不學可。」⁵⁰又一日：「吾書意造本無法，點畫信手煩推求。」⁵¹的理由了，因此作為書意精神指標的「情」、與「神」，同時也是禪宗的精華所在，兩者相遇必然相得益彰了。

四、老莊思想對蘇軾追求「忘我」的影響

蘇軾所處的生活環境、所走的政治道路以及所受教育的影響，都屬於儒家文化的系統，但蘇軾的性格卻酷愛自由，嚮往獨立個性，特別是在逆境中必然產生的諸多逆反心理，使其能在老莊的王國中獲得精神的慰藉。蘇軾既承襲儒家「仁」、「禮」的入世哲學，卻又接受老莊的虛靜的超然思想；既立足於現實進行哲學的思考，又將眼光探射到精神世界的深處。⁵²如同《老子》所載：「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」⁵³正是在這種「惟恍惟惚」、「窈兮冥兮」的無心自然狀態中，使蘇軾強調作書不必有意求工，宜任其自然，其信手拈來多了一份「道」氣，和其深受道家老莊哲學思想不無相關。因此蘇軾的書法「無意於佳」與其所謂的「意造本無法」是一致的。

道教可以說是為中國古代哲學的主要流派之一，其中心思想以「道」為世界之最後本源，因此亦稱之為道家。其學派是以虛無飄渺為世界的根本，以柔弱因循為處世的作用；在政治上主張實行無為而治，認為只有無為才能無不為。而蘇軾所處的時代恰好正是北宋崇道的第一個高潮時期。因宋太宗為了安定社會，鞏

⁵⁰宋·蘇軾，〈次韻子由論書〉，《蘇軾詩集》，卷5，頁207。

⁵¹宋·蘇軾，〈石蒼舒醉墨堂〉，《蘇軾詩集》，卷6，頁235。

⁵²周偉民、唐玲玲合著，《蘇軾思想研究》，頁237。

⁵³清·馬驥編，《老子》（臺北：藝文出版社，1970年）。

固政權，利用黃老的清靜無為思想奉行黃老之治，真宗繼承其父「清靜以致治」的政策，繼續推行黃老之治。⁵⁴故北宋崇道，以宋真宗為盛，其在位期間（A.D 998-1022）的崇道措施，奠定了北宋崇道的基礎，因此也對蘇軾等文士產生重大的影響。⁵⁵

但如以蘇軾的學思歷程言，早期思想比較傾心儒家思想，故蘇軾對於莊子本人及《莊子》這部書，評價並不高。如在〈莊子祠堂記〉一文裡，蘇軾就提認為莊子本歸於老子，老莊思想大抵率寓言，曰：

僅按《史記》莊子與梁惠王、其宣王同時，其學無所不闢，然要本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⁵⁶

不過，發生「烏台詩案」，以及被貶黃州之後，蘇軾反而與老莊之學一拍即合，冷靜思考人生的機會，逐步地把握到精神的自由和超脫的關鍵。⁵⁷

事實上，蘇軾在精熟儒、釋之學外，亦有著一段學道的經歷，並始終保持著對道教的好感。八歲時，在眉山以天慶觀道士張易簡為師，所以從小受便接觸道家教育，研讀老莊之書。他曾自述「吾八歲入小學，以道士張易簡為師。童子幾百人，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」，⁵⁸曾在惠州〈與王庠〉書曰：「軾少時本欲逃竄山

⁵⁴任繼愈編，《中國道教史》（臺北：桂冠書局，1991年1），頁507~564。

⁵⁵鍾來因著，《蘇軾與道家道教》（臺北：壹灣學生書局，1980年），頁1。

⁵⁶宋·蘇軾，〈莊子祠堂記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11，頁347。

⁵⁷周偉民、唐玲玲合著，《蘇軾思想研究》，頁235。

⁵⁸宋·蘇軾，〈道士張易簡〉，《東坡志林》，卷2，頁38。

林，父兄不許，迫以婚宦，故汨沒至今。」⁵⁹ 少年時，又曾與道士陸惟忠的交往，其記云：「陸道士惟忠，字子厚，眉山人，好丹藥，通術數，能詩，蕭然有出塵之姿，久客江南，無知之者。予昔在齊安，蓋相從游，因是謁子由高安，子由大賞其詩。會吳遠游之過彼，遂與俱來惠州，出此詩。」⁶⁰ 有趣的是，蘇軾也曾「用道書方士之言，厚自養煉」，並撰有〈龍虎鉛汞論〉等道教文章。他在〈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〉中，既說佛家之修行，又說道教之煉養，說：「至於持身力行煉精養志或乘風而仙，或解形而去，使枯槁之餘，化為金玉，時出光景。」⁶¹ 為此，社會上曾幾度流傳「蘇軾升仙」的說法：「吾昔謫黃州，曾子固居憂臨川，死焉。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而去。……今謫海南，又有傳吾得道，乘小州入海不復反者。……今日有從黃州來者，言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，獨道服在耳，蓋上賓也。」⁶² 傳聞雖有誤，但蘇軾學道是世所共知。可以確信的是，蘇軾終其一生，沒有間斷過對養生長壽的的追求，特別是到了黃州時期，蘇軾更是服藥練氣，對道教的養生之術倍加重視，還寫了許多談論養生的文章。⁶³

在謫居時期，蘇軾也體認「道」以宇宙萬物為本體，主體只要通過「坐忘」、「無我」養成「虛靜」心態，自然可以獲得人生自由的境界，所以「空故納萬境」的道理即體現於此。蘇軾並非過著消極的隱遁生活，仍有著儒家積極的入世的觀念，因其相信人世間順、逆境是循環的，因此他堅守樂天主義，融合道家的齊物論，如莊子，不為得失榮辱所累，超然曠觀的精神，並以儒學修其身，佛學治其心，道教養其身。在仕期間用儒學經世濟民，謫居時則以佛老超脫物外、隨緣自適的，正因如此才看的見其爽朗開明的思想。如〈答李寺丞〉曰：「僕雖遭憂患

⁵⁹宋·蘇軾，〈與王庠五首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60，頁 1820。

⁶⁰宋·蘇軾，〈陸道士能詩〉，《東坡志林》，卷 2，頁 31。

⁶¹宋·蘇軾，〈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19，頁 580。

⁶²宋·蘇軾，〈蘇軾升山〉，《東坡志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 年），卷 2，頁 35。

⁶³冷成金，《蘇軾的哲學觀與文藝觀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4 年），頁 208。

狼狽，然譬如當初不及第，即諸事易了。」⁶⁴又如〈與趙晦之〉曰：

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軸，亦近歲名筆，其人已亡矣，聊致齋閣，不罪
浼瀆。藤既美風土，又少訴訟，優游卒歲，又復何求。某謫居既久，安土
忘懷，一如本是黃州人，元不出仕而已。⁶⁵

由於蘇軾屢遭命運的嘲弄，因而對於世事，已逐漸感到空虛，體會到只有心
寧沉靜才能漸漸達觀。誠所謂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
能得」。只有達觀，心靈深處才能海闊天空。如此以一種超越悲哀的獨特思維邏
輯和方法，透悟人生無可規避的煩惱，蘇軾用著曠達的態度去面對自己的人生。
如他在黃州時勸姻親蒲宗孟（字傳正）信中可知：「書畫奇物，老弟近年視之，
不啻如糞土也。」⁶⁶

嶺南惠州半年的貶居生活，更使蘇軾能以樂觀和達觀的心境，來看待生活中
的忤逆。紹聖二年（A.D 1095）三月，參寥禪師遣人攜帶藥物前來問訊，蘇軾便
回信〈與參寥子〉曰：

某到貶所半年，凡百粗遣，更不能細說，大略只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，
卻住一箇小村院子，折足鐺中，罨糙米飯便喫，便過一生也得。其餘，瘴
癘病人。北方何嘗不病，是病皆死得人，何必瘴氣。但苦無醫藥。京師國

⁶⁴宋·蘇軾，〈答李寺丞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60，頁 1826。

⁶⁵宋·蘇軾，〈與趙晦之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57，頁 1711。

⁶⁶宋·蘇軾，〈與蒲傳正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60，頁 1819。

醫手裏死漢尤多。參寥聞此一笑，當不復憂我也。故人相知者，即以此語之，餘人不足與道也。⁶⁷

蘇軾深知瘴氣並不足懼，但時弊才是暴虎猛獸。紹聖五年（A.D 1098）六月，在儋州（今海南島），當時是蠻荒瘴炎之地，流放死囚之所。然而蘇軾憑著豁達的胸襟，幽默詼諧地對待人生，將一切的成敗、榮辱、生死、名利，已經置之於度外了。惡劣環境已不足造成威脅，所以他能坦然生活，不伎不求任憑自然，如此的曠達思想使其能對生活仍有著美好的信念和樂觀態度。如〈與程秀才〉曰：

此間食無肉，病無藥，居無室，出無友，冬無炭，夏無寒泉，然亦未易悉數，大率皆無耳。惟有一幸，無甚瘴也。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，僅庇風雨，然勞費已不貲矣。賴十數學生助工作，躬泥水之役，愧之不可言也。尚有此身，付與造物者，聽其運轉，流行坎止，無不可者。故人知之，免憂。萬萬自愛。⁶⁸

又曰：

新居在軍城南，極湫隘，粗有竹樹，煙雨濛晦，真蜃塢獠洞也。惠酒佳絕。舊在惠州，以梅醞為冠，此又遠過之。牢落中得一醉之適，非小補也。⁶⁹

在儋耳，生活困厄，卻處之泰然；在人生的逆境中，進退自若、窮通皆樂。

⁶⁷宋·蘇軾，〈與參寥子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61，頁 1865。

⁶⁸宋·蘇軾，〈與程秀才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55，頁 1628。

⁶⁹宋·蘇軾，〈與程秀才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55，頁 1628。

隨遇而安，胸懷豁達，思想上的喜悅已充滿了心靈，這種在艱難困苦中還能保持達觀與幽默，真可謂是坦蕩蕩的君子磊落襟懷了。

也因為蘇軾一生大起大落，使其中晚年對於老莊思想重心看待，認為老莊的出世哲學，看似與儒家的入世哲學不同道，但其實兩者之間好似「陽擠而陰助之」。⁷⁰正因這種「陽擠陰助」、「殊途同歸」的想法產生，促使蘇軾對《莊子》〈齊物論〉中所說的：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為一」，⁷¹有著更深刻的體悟。這種萬物為一的觀念，不是指客觀的萬物都具有普遍性的意義上立論，而是通過人的主觀修養，在消除了個人的慾望及現實的成見之後，出現了一種泯滅主觀妄見，因而成為無計較、無分別，主客萬物渾然為一體的「玄理」境界。亦即《莊子·在宥》中寫的：「意！心養。汝徒處無為，而物自化，墜爾形體，吐爾聰明，倫與物忘。」

72

就是這種主客合一的「物忘」觀念，從而使蘇軾進而提出「忘我」之說，「忘我」本是老莊的精神的體現，也是老莊思想通於藝術精神之所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蘇軾提出的「忘我」，是可與禪宗思想相結合的，因禪宗也提倡澹泊清靜，與世無爭的處事態度，他們企圖通過慾望的泯滅而達到忘卻個人存在的境界，因而同樣主張「忘我」。

故蘇軾正是本於老莊和禪宗思想而提出了書法創作中的「忘我」理論，惟其忘我，故字畫能平等若一，沒有高下、輕重、大小之分；自然消散，沒有粗細、

⁷⁰周偉民、唐玲玲合著，《蘇軾思想研究》，頁 236。

⁷¹清·郭慶藩集釋，〈齊物論〉，《莊子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1 年），頁 79。

⁷²清·郭慶藩集釋，〈在宥〉，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390。

疏密之別，就像海邊的沙，空中的雨，自然勻稱，絕去造作。⁷³所以他說「苟能通其意，常謂不學可。」⁷⁴顯然以寓意適興的精神境界為書法創作的關鍵。於〈書若達所書經後〉提出：

懷處比丘，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為幾品，品為幾偈，偈為幾句，句為幾字，字為幾畫，其數無量。而此字畫。平等若一，無有高下，輕重大小，云何能一？以忘我故。若不忘我，一畫之中，以現二相，而況多畫。如海上沙，是誰磋磨，自然勻平，無有粗細；如空中雨，是誰揮灑，自然蕭散，無有疏密。咨爾楚、達，若能一念，了事法門，於剎那頃，轉八十藏，無有忘失一句一偈。⁷⁵

這就是書法創作的最高境界，蘇軾的書法見解很多出自莊禪思想，這也是他重神輕形的書法觀念的根源所在。由於道可致而不可求，故摒棄人意的作用，講究「無意」的非理性創作狀態。他在〈徐州蓮花漏銘〉中說：「蓋以為無意無我，然後得萬物之情。」⁷⁶

不過，他的儒家融合於現實生活的人際世俗，老莊思想融合於自然山水和對世俗心理的反抗，從而構成一種互補的心態。而當他接受老莊思想之後，對於他的人生觀及文學觀念的演變，其影響是無法估量。它使蘇軾在不知不覺間，消蝕了早年「致君堯舜，此事何難。」的狂氣，更加使自己成為一個具有理性智慧的、

⁷³王鎮遠，《中國書法理論史》，頁 226~227。

⁷⁴宋·蘇軾，〈次韻子由論書〉，《蘇軾詩集》，卷 5，頁 207。

⁷⁵宋·蘇軾，〈書若達所書經後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69，頁 2207。

⁷⁶宋·蘇軾，〈徐州蓮花漏銘〉，《蘇軾全集》，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·集部），卷 96，頁 542。

富於傳統美德的士大夫。⁷⁷

在〈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〉中說：「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，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。」⁷⁸所謂「無所思」、「無我」、「無所得」均與「無意」一樣，其實就是「忘」的功夫，唯有忘掉自我，置身於一種空靈真如的透明清澈狀態下，讓本心凸現，任憑直覺運行，達到道的體悟。⁷⁹如果說蘇軾「無意」的思想源自老莊的道學，那麼「我書意造本無法」的思想，則與禪宗的主張相近。他的「無意」、「意造」、「無法」思想不過是手段，終極目的即在達到道禪合一的空靜境界。表面看來平淡無奇，甚至虛無一片；其內蘊則深不可測、變化萬千，正是蘇軾追求自然平淡、不雕不琢的美學思想的另一種體現。⁸⁰

蘇軾宦海幾度沉浮，固然易於親近、接受道家、禪宗出世和超世的思想，卻藉書藝體現了對人生的空幻感。我們由他的作品中，感受到如行雲流水、初無定質的平淡質樸的清韻，流露出一股文人柔而不弱、威而不猛的凜然正氣。⁸¹其〈書唐氏六家書〉中說：「永禪師書，骨氣深穩，體兼眾妙。精能之至，反造疏淡。如觀陶彭澤詩，初若散緩不收，反復不已，乃識奇趣。」⁸²可見崇尚「平淡」、「疏淡」的審美理想貫穿於蘇軾的詩文書畫批評之中。這正與老莊以淡薄為立身之本的精神相通，故其〈送參寥師〉一詩中進一步闡發了產生淡泊風格的心理基礎：

⁷⁷周偉民、唐玲玲合著，《蘇軾思想研究》，頁 236。

⁷⁸宋·蘇軾，〈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12，頁 390。

⁷⁹王鎮遠，《中國書法理論史》，頁 227。

⁸⁰如李澤厚在《美的歷程》中說：「蘇軾在美學上追求的是一種樸質無華、平淡自然的情趣韻味，一種退避社會、厭棄世間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態度，反對矯揉造作和裝飾雕琢，並把一切提到某種透徹了悟的哲理高度。」見李澤厚，《美的歷程》（臺北：谷風出版社，1987 年），頁 213。

⁸¹王鎮遠，《中國書法理論史》，頁 227。

⁸²宋·蘇軾，〈書唐氏六家書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69，頁 2206。

退之論草書，萬事未嘗屏，憂愁不平氣，一寓筆所騁。頗怪浮屠人，視身如丘井，頽然寄淡泊，誰與發豪猛。細思乃不然，真巧非幻影。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。靜故了群動，空故納萬境。閱世走人間。觀身臥雲嶺。咸酸雜眾好，中有至味永。詩法不相妨，此語更當請。⁸³

所謂「空靜」正是老莊「虛靜」與釋徒「空寂」主張的體現，老子就提倡「致虛寂，守靜篤」⁸⁴，莊子則說：「……聖人之心靜乎，天地之鑒也，萬物之境也。夫虛靜恬淡，寂寞無為者，萬物之本也。」⁸⁵又說：「正則靜，靜則明；明則虛，虛則無，無則無為而無不為也。」⁸⁶在蘇軾看來，藝術本乎人的精神，藝術的創作要求絕對的精神自由，進入一種無為無不為的境界，故虛靜的心態最適合藝術的創作。蘇軾在〈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〉二首之一中說：「我心空無物，斯文何足觀。君看古井水，萬象自往還。」⁸⁷即以為心如枯井般的虛靜，才能映照萬象。這正與莊子所謂的：「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，惟止，能止眾止。」⁸⁸又說：「水靜則明燭須眉，平中准，大匠取法焉……。水靜猶明，而況精神。聖人之心靜乎，天地之鑒也，萬物之鏡也。」⁸⁹因為有這種思想，故蘇軾在〈送參寥師〉中所提出的「空靜」之說實淵源於老莊的哲學思想。正是由於對空靜情懷的仰慕和對人生、自然的超脫的冷靜思考，導致了蘇軾對淡遠恬靜之美的嚮往，這又是蘇軾藝術風格上的一大特徵。⁹⁰

⁸³宋·蘇軾，〈送參寥師〉，《蘇軾全集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 1996 年），卷 17，頁 212。

⁸⁴清·馬驢編，《老子》，卷 8。

⁸⁵清·郭慶藩集釋，〈天道〉，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457。

⁸⁶清·郭慶藩集釋，〈庚桑楚〉，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541。

⁸⁷宋·蘇軾，〈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〉，《蘇軾全集》，卷 31，頁 375。

⁸⁸清·郭慶藩集釋，〈德充符〉，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193。

⁸⁹清·郭慶藩集釋，〈天道〉，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457。

⁹⁰王鎮遠，《中國書法理論史》，頁 236。

與儒佛兩家的學說一樣，老莊的時空觀曾有過多方面的描述，並和人生觀、審美觀自然地聯繫起來，力圖哲理化，甚至企望從精神上超然物表，物我同化，進入超越時空的自由境界之中。蘇軾繼承了這一思想，並作了概括：「靜故了群動，空故納萬境。」⁹¹禪道關於時空觀這一名理，其意義甚大，「通而不變，靜之至也；嗜欲不載，虛之至也。」⁹²不空想，不苛求，追求物我同一，不為物累之超然境界就成為蘇軾書寫尚意的風格了。

伍、結語

道家主張「齊一」、「自然」這樣一種「有無相生」、物我統一、知足常樂、不為物累的「自然」而「和諧」的哲學美學觀，借以「推廣中和之政，撫綏疲瘵之民。」⁹³正因為老莊的「天地與我同生，萬物與我為一」⁹⁴的學說成為蘇軾超然世界觀形成的理論基礎，所以他能排除寂寞、是非、榮辱之間的苦惱，進入「凡物皆有可觀」、「皆有可樂」的自由境界，獲得「安往而樂」的精神解脫，產生「求福辭禍」，怡然自得的心理情趣，感受到與天地萬物往來的舒心快樂。⁹⁵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蘇軾書法境界中去取法自然的草書格調。而蘇軾論書雖標舉雄放渾厚的風格，然也嚮往平淡深遠之美。他晚年更是崇尚虛靜淡泊的審美情趣。在〈書黃子思詩集后〉中說：

⁹¹宋·蘇軾，〈送參寥師〉，《蘇軾全集》，卷 17，頁 905。

⁹²朱漢民，《原道訓》（貴陽：貴州人民出版社，2000 年），頁 236。

⁹³宋·蘇軾，〈醉白堂記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11，頁 344。

⁹⁴清·郭慶藩集釋，〈齊物論〉，《莊子集釋》，頁 79。

⁹⁵饒學剛，〈蘇東坡在黃州〉，頁 348。

予嘗論書，以謂鍾、王之跡，消散簡遠，妙在筆畫之外，至唐顏、柳，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，極書之變，天下翕然，以為宗師，而鍾、王之法益微。⁹⁶

可知他雖肯定了顏、柳極盡書家之變態，但蘇軾所嚮往的乃是筆墨之外的意韻，超然物外，消散簡遠的情趣。他對魏、晉之書的崇仰可見於〈題逸少帖〉中云：「顛張、醉素兩禿翁，追逐世好稱書工。何曾夢見王與鍾，望自粉飾欺盲聾。有如市倡抹青紅，妖顏嫵舞眩兒童。謝家夫人澹豐容，蕭然自有林下風。」⁹⁷像這種晉人的淡泊脫俗、瀟灑清麗是後人所無法企及的境界了。

蘇軾長期學佛，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儒學，甚至還提倡老氏之學。其〈祭龍井辯才文〉寫到：

孔、老異門，儒、釋分官；又於期間，禪、律相攻。我見大海，有北南東；江河雖殊，其至則同。雖大法師，自戒定通。律無持破，垢淨皆空；講無辯訥，事理皆融。如不動山，如常撞鐘；如一月水，如萬窮風。⁹⁸

意思是說學問和為人要有大海一般的氣魄，能夠融會貫通；儒、釋、道三教各有側重，但並非對立而不可相容。蘇軾思想的主導面為儒家思想。但他一生宦海浮沈，道路坎坷，中年以後，幾與患難相始終；當他受命運擺佈而發出「人間何處

⁹⁶宋·蘇軾，〈書黃子思詩集後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67，頁 2124。

⁹⁷宋·蘇軾，〈題逸少帖〉，《東坡題跋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71 年 1），卷 4，頁 191。

⁹⁸宋·蘇軾，〈祭龍井辯才文〉，《蘇軾文集》，卷 63，頁 1961。

不嶮巖」的感慨時，他的思想更是複雜。蘇軾學識廣博勤奮讀書，除經傳子史外佛學、道藏、小說、雜記，他都廣泛瀏覽，加上他有走萬里路的寬廣見聞和豐富的生活體驗，又接受中原、秦、楚、粵各地的文化影響。他的思想境界是開闊的。⁹⁹蘇軾受儒、釋、道的影響，他一生的思想即是融通此三學，獨具特色的書跋和碑帖，就反映了他對人生「無所往而不樂」的曠達態度。所以他對於尚意書風的追求，和莊子「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」、佛家「靈魂不滅」、儒家「建功立業、名垂青史」的觀念是一致的，也因為這樣的思想觀，影響著蘇軾的寫書風格，讓他在書法界上，縱橫古今屹立不搖。

⁹⁹周偉民、唐玲玲合著，《蘇軾思想研究》，頁 235。